

时令走笔

乡间秋

□ 王延峰

秋是不招很多人人喜欢的,说实话! 秋风萧瑟,落叶飘零,总能勾起某种莫名的伤感。学生时喜欢秋多半是附庸刘禹锡的风雅,因为他的《秋词》。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旷达能扩张狭隘的心胸,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的意境能过滤去生活繁杂的沉重。然而少有人不喜欢乡间之秋,那样幽深,那样旷远,如一个磁力强大的桃源,让人迷醉其间,甚至宁愿坐化。

乡野之秋总牵扯着收,收应是秋的“花前添锦”的基础之笔。白白胖胖的连着秧的花生堆在门前,大门过道下,院子里是堆天堆地的没脱去外衣玉米棒子,抬头庭院树上更是热闹;树桩像穿了一件玉米棒编织的时髦的黄裙,或青或黄的丝瓜从蔓上垂下,用一种不疼的敲打提醒你注意它们的存在,深紫发亮的眉豆荚翘着弯弯的眉,枣树稀疏的黄叶间密密麻麻的青红大枣正把粗粗的枣枝抖得乱颤。灶火门边上挂着红得燃起火的辣椒串,在秋阳下翘着尖尖的尾巴。顺梯子爬上平房,寸土寸金,座无虚席:圆滚滚的绿豆,卡着腰的深红的豌豆,发

胖雪白的棉花。只能眼瞅,无处下脚。想靠下身子,被码得整整齐齐的玉米穗倒了一片,又是一场大战! 轱辘的黄砸到圆滚滚的绿,圆滚滚的绿跳到深红的领地,有的干脆躺倒白花花怀抱。

直起身,每户农家都缤纷着丰收的色彩:左邻房沿玉米穗搭着金色的长城,中间七八个灰绿色的芝麻捆围得严实,像一个个草庵子;右舍房沿用玉米穗码着金色的城墙,城里面圈着一平房面饱敦敦的花生,不知是谁正在“沙场秋点兵”。每户都有着不同的色彩安排,每一户人都是丹青高手!

房前之秋,美不胜收。街上各家门前屁股大一片地成了因地制宜的园子,展示着各家的情调。金奶奶家大门前的园子,碧油油的白菜畦,间垄上是长得撑裂地皮的萝卜,一圈儿红红的绿绿的辣椒耷拉着,斜靠在栅栏上。狗娃哥墙边的园子,菊花开得烂漫,白的如玉,红的似火,黄的犹金。几棵葫芦藤上滴溜着大大小小的宝葫芦,勾引着村里猴孩子们的心,害得狗娃哥用吃针把园

子扎得严实。街不长,一个园子有一个园子的情调,绝不重复!

走出村子,到了野地,秋才有了不受藩篱的空间。秋风教树纷纷洒落对叶的牵挂,摇摆着枝条话着别离。刚探出头如雏鸟黄嘴色的嫩苗,在秋阳中伸着懒腰,竟有些醉意,不知迎接初生的便是寒冬。地边坡上,大多草木换了灰暗的装束,唯有小蒜或撮成撮地冲出地面。野菊花成了最亮的色彩,一簇簇黄摇曳着,风里多了一缕缕清香。放眼秋野,苗色遥看近却无,田野被分割成一片绿又一片绿。远山清晰可见,起伏的山脊,团团的树林,蜿蜒的山道缠绕在山腰,隐约的羊群缓缓移动,如天边飘来的一朵白云。天空的鸟自由的飞,鸣声嘹亮在旷野。几只鹰在高空盘旋,把眼神连同思绪招入高空,飘到很远,很远。

走在秋野,心也被秋阳过滤一般,整个人也慢慢化入其中。好想这样走下去,直到山那边,直到山那边的天边。



美丽乡村

翟学斌 摄于寇店舜帝庙

乡间旧事

李村村戏

□ 杨群灿

曲剧又名“高台曲”,是在河南曲子和民间歌舞“踩高跷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,20世纪20年代初步形成。李村街的“踩高跷”起源于清代后期,盛行于民国年间,以北后街的表演最为精湛。

李村北后街大户李鹏仙,曾任嵩县县长,倡办高跷社,得到李克让、石老三、刘老二等大户的积极响应,筹钱筹粮,置道具,请名师,从扯大绳扶绳走步开始进行训练。农闲时候,邢铜锤、吴新宽、李小盛、孙麻子、张根旺、张进礼、孙立三、张八一、孙更等演员刻苦练习唱念做打,另有一拨人操琴打鼓伴奏。据老人们回忆,邢铜锤曾在月光下雪地里演习“寡妇哭夫”唱段,其声悲切至极,甚是感人。

李村也唱梆子戏(即豫剧)。豫剧大师常香玉曾拜常住西安的李村北街人孙老七为义父。常大师1942年在西安义演舍粥赈灾期间,孙老七不辞辛苦跑前跑后照应支持。

抗战时期,1938年唱京戏的外地人赵宗福、韩小楼带着一帮人到李村避难,李村人替他们寻找安居之所,并添置戏箱道具,他们平时外出演出戏棚口,遇到人不敷出就由大户给予接济。赵宗福演生角,韩小楼习长靠武生,他们在李村办的“窝子班”(意为孩子刚出窝就学戏)很有名,还根据本地相传发生的故事编排了一出戏《拾玉镯》,此后其他剧种的《拾玉镯》俱以此改编而来。韩小楼建国后任青岛京剧团副团长。

1951年,洛阳市八区开展“土改”运动,李村街积极组办

我爱我家

“松静匀乐”进我家

□ 陈俊峰

我爱人在魏书生中学教书,还当毕业班班主任,工作忙,压力大,有时难免把坏脾气撒到家。我说:“家里这么乱,也不拾掇拾掇。”妻子回击道:“你没长手,你咋不干哩?”我接着犟嘴道:“我老忙,没时间。”妻子怒斥道:“谁不忙?从早到晚,脚下踩着风火轮似的,我回来就9点多,我有时间?”妻子目光炯炯地瞪着我,像要把人盯穿,我读出了作为毕业班班主任的威严,母老虎要发威了。灵机一动,我赶忙喊:“松、静、匀、乐。”一句话,妻子笑了,愤怒融化了。我又补一句:“你歇,我收拾。”

8岁的儿子像看打一场比赛球,一会儿看我,一会儿看他妈,已经感到“山雨未来风满楼”之势,吓得想哭,见一句话化解了,气氛缓和了,遂好奇地问道:“爸爸,什么叫松静匀了?”

“跟爸一块儿干活,爸爸就告诉你。”

魏书生,全国劳动模范,曾任盘锦市教育局局长、党委书记。著有20本关于教育教学等方面的书籍,其中《班主任工作漫谈》畅销不衰,是全国驰名教育专家,有当代孔子美誉,和李镇西并称“南李北魏”。我听过魏书生老师的精彩讲座,也读过七遍《班主任工作漫谈》,一边拖地一边开讲:“是松静匀乐,松是放松、静是安静、匀是呼吸均匀、乐是快乐,这是魏书生老师的主要理念……”

东西都归置到位,地也拖得锃亮,我拉住孩子说:“来,我教你松静匀乐的应用。”孩子站到阳台上,我开始发口令:

信手拈来

桂花香雨

□ 徐湘婷

九月开学季,埋头于学期初必有的冗杂繁芜,每日里从晨光熹微到暮色苍茫,匆匆的脚步只重复丈量着从家门到校门的距离,忙得无暇抬头看一看秋日高远的天,和那高天上的流云飞转。

那日匆匆上班的途中,清晨略显清冽的空气中倏然弥散着清香,哦,是桂花开了! 恍然间,人间忽晚,山河已秋,我又错过了那一程最美的清秋。我无暇去看秋,秋却特意访我而来。那一刻,心也随着脚步雀跃起来。

面对秋的盛情相邀,岂可辜负? 周末,我且放下案牍之劳,携小女到河畔去访秋。夕阳晚照,斜晖脉脉,骑行在红绿相间的伊水乐道,驭风而行,只觉满怀的自在畅意。

走不多远,幽幽的花香便盈盈而来,那一片郁郁葱葱就在眼前了。入秋后的伊水河畔,幽草已渐显枯黄之态,树上落叶也随风飘飞,只有那一片片桂树林毫无秋意。

循着石阶而下,一走近便见满树的叶子涂了蜡似的油亮油亮的,浓浓密密,层层叠叠,恣意挥洒着勃勃生机。墨绿的叶间,金红银黄的花儿,丛丛簇簇,星星点点,或藏于叶下,或躲在校桎,如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清逸红颜,又似倚门和羞嗅青梅的娇俏少女,婉约静谧,馨香远逸。“叶密千重绿,花开万点黄”的风致,点染出秋水长天里最美的诗意。

我爱花成痴,欲抬手折一枝桂花带回家中,让满室馨香。女儿不许,说我是“采花大盗”,见我实在喜欢,歪头想了又想又说:“我给你下一场桂花雨带回家吧?”我正诧异,只见她走过去抱住桂花树使劲地摇,桂花纷纷落下来,落得我们满头满身,我禁不住喊:“啊! 真像下雨,好香的雨啊!”女儿大笑:“妈妈,你说的话怎么和我们课文里的一模一样?”

我忆起琦君《桂花雨》里的“摇花乐”来,笑道:“那我就来一个‘捡花乐’吧!”弯腰从满地的碎金中撮起一小撮桂花,一朵朵玲珑的花娇巧别致,沐着秋日的阳光,安然静美。

女儿不停地笑着摇着,小小的桂花飘飘落下,一阵一阵的花雨恍如梦境,阳光里,点点碎金般闪烁着,落在头上、肩上,拂了一身还满。不多时,地上已是不见泥土,铺满桂花,不忍去踩琦君所言的“金沙铺地的西方极乐世界”,小心地避让着,侧着身子,虔诚地捡拾那一地花儿,回家来,再小心地将桂花盛放在小竹箩里晾着,便觉得整个家都是雅香清韵。

前日,带女儿去她最爱的那家“四小姐的店”里吃饭,每次必点的米酒小汤圆一端上桌,便觉清香不同往日。我迫不及待地盛上一碗,只见天青色的荷花小碗里,莹白的米酒汤上浮着几点金黄的桂花,入口雅淡清香,真的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。我想,杭州满觉陇的“桂花栗子羹”大抵如此吧!

“一枝淡贮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。”桂花可赏,亦可食,泡茶、做糕点都是佳品。做鲜花饼吃花,自觉略显得俗了,想起阳台上兀自香着的桂花,不如择一个有月的夜,梳一缕清风,织一束月光,沏一盏花茶,轻啜一口,且让月光、清风和心事一起芬芳,如此,方不负这清秋时节……

丝路花雨

看电影趣事

□ 刘富强

上世纪70年代,我出生在伊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,那真是一个好地方,孩子们在河里游泳,打水仗,河堤上漫坡遍野刺槐林的清香。

农村的夜晚没啥娱乐活动,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村里放电影。村西四队小渠边有块空地,对面是铁锤家的西山墙,整面土墙正好挂电影幕。

放电影的消息,是威严的村长明丁通过大喇叭吆喝出来的。农村人吃饭爱端到门口,这消息一传十,十传百,全村的孩子和小年轻人就都疯起来了,邻村的亲戚家也不忘通知一下。

天还没有全黑下来,乡里的放映员就来了,村会里管事的人先接待住,提一壶开水上一根纸烟。放映机安置在方桌上,机器安装准备完毕,夜幕笼罩下的村子,男女老少都搬着各式各样的凳子赶来了,家里人口多的就带条板凳。孩子们在放映场跑来跑去,半大的孩子就搬几块砖头,成了看电影的“雅座”。

电影开演前有个小片花,明亮的光束打出去,调皮的男孩们跑到放映桌前,用手作出各种造型,这时荧幕上就显出了顽皮孩子的创造力。正片就开演了,场下鸦雀无声,大家都瞪着眼睛看,只有放映机转轮吱吱的转动声。桌子旁的电灯亮起来了,是要换电影胶片,倒带了。胆大的年轻人围住放映桌看着放映员把镜头、压板掰来掰去的一举一动。

我十三岁到邻村袁付上初中,他们的村委大院经常放电影,电影幕是一面砖墙刷上白灰天然而成,不怕风吹画面走形,效果出奇的好。袁付村子较大,隔三差五就放电影,这可让我过足了电影瘾。袁付周边有五六六个村子,每次放电影都像赶会一样热闹,外村的人成群结队,年轻男女都围在外围看,有狂浪的男生向俊俏的女孩吹着口哨,或说几句骚情的话。

我那时候小,只关心电影精彩不精彩。我记得最经典的《湘西剿匪记》,草绿色的军装,和顽固土匪激烈战斗。那时的片子以打打片居多,很适合十三、四岁的我们。

94年我在部队,除了训练值班,我喜欢的文体活动就是打乒乓球。部队的文化活动很丰富,我们营有个大俱乐部,是聚会的地方:大礼堂铺着木地板,砖木结构,气势恢宏。周末都放电影,放映员是我们连队的薛技师,每次从军区放映站取回影片,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电影名字了。部队看电影比较规矩,各个连队列队整齐,按位置坐,放映室在俱乐部一角的二层小屋里,这里是专门放映室,让我这个看惯“土电影”的观众再也不能窥探放映员的秘密了。那时改革春风劲吹,港台片盛行,《倚天屠龙记》《赌王》,刘德华、梅艳芳、李连杰的名头正盛。

岁月沧桑,转眼已届不惑之年,看电影的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小小的放映厅,3D电影画面更加逼真,我陪孩子看过过年的贺岁片《鸿门宴》《死亡飞车》,那是狂暴的速度和铁骑争鸣的传奇。

飞速发展的科技变得让我惊叹,我想,有时候再陪孩子看场电影,也给他讲讲我小时候看电影的故事。

